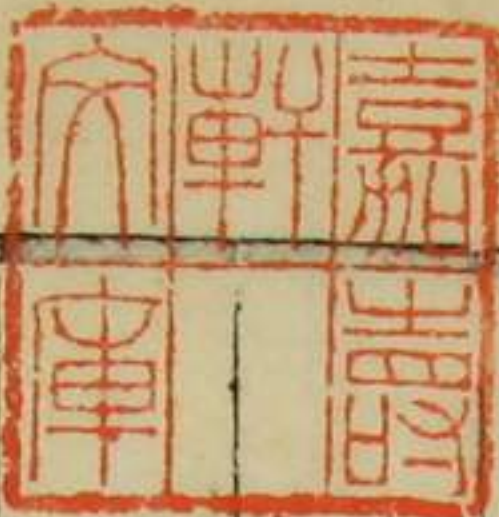


特別
29
2956
22



門 20
號 2956
卷 22

呈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何剛愨人參閱

楊石淙綸扉奏畧

疏

楊一清

災異修省疏

修省實政

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雹災傷稼殪人南北直隸江

浙諸處亢旱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惟助陽之牛禍層見叠出尤為奇恠豈唯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

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陰豈恩澤墜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佞門而人無懲戒與臣伏觀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淪洽于天下靡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窒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冰堅寢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

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諦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實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必正况百官乎萬民乎今禮部所奏荷蒙 聖明采納竊觀朕心驚惕之語仰見 陛下畏天之誠會官議擬之文欲啓臣下進言之志化災爲祥轉禍爲福端在此舉臣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覽乾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

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錄讒慝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 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

之官論道為職。公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
災異策免公卿。今在廷大臣無如臣老憊亦無如臣
不職者。遇災策免實在所宜。伏望 皇上賜臣罷斥
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協心匡濟。庶幾 天意可
回。而災變可弭。

條陳修省事宜

修省實政

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古人致齋欲使百工齊其念
慮。一其心志。以交于神明。庶獲感通耳。今新春在邇。
郊祭期逼。宜于大祀之後。擇日齋戒。遣官祭告 天

地 社稷宗廟山川。引咎自責。以彰遇災而懼之誠。
至于名山大川。及災變所出地方。就令彼處官司祭
告。此蓋為民祈福。非他淫祀之比也。

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今天下之民困窮極矣。其原
多由于刑罰寬濫。賦歛緊急所致。伏願特降德音。覃
及天下。先令各衙門斟酌事宜。開具條件。請旨采擇
行之。使囹圄少清。冤滯少雪。以體天地發生之仁。以
廣 朝廷好生之德。至于嘉靖三年以前拖欠內外
倉庫錢糧。亦望大霽恩澤。其在小民名下未徵者。即

與開豁。若大戶侵欺。監追年久。果無抵業者。亦與蠲除。其餘宜量許折徵。仍視其年分之遠近。以爲折價之多寡。

一聽言以盡修省之實。六部科道等官。奉詔條陳利弊興革。陛下擇其切當可行者。依擬施行。惠及斯民多矣。其間實有迂泛不切。窒礙難行者。陛下權度報罷固宜。但其間亦有一二關係民情。有益治道者。伏願采而行之。若兵部所言復職任。如浙江鎮守市舶太監。請改勅書。兼管地方。所宜改正。吏部所言

錄放棄。兵部所言憫遣發。都察院所言釋幽滯。蓋言近年放謫諸臣。以言得罪。及公務連累者。除議禮奉有明旨。姑未敢言。其餘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冠帶。閑任。可用者。仍舊錄用。則聖德愈光。各官進言。與陛下求言之意。皆無負矣。

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吏部用人。專以資格。夫課功核實。固足以奔走庶官。而激懦廉頑。恐無以風勵天下。宜令吏部以資格待常流。以不次拔英異。在京在外官員。果有才行超卓。名係時望者。不必拘以常格。

知取人。不嫌于名。

量爲超拔。以警動後人。至于高蹈恬退之人。屈抑沉滯之士。可以鎮雅俗。濟時艱者。從公搜訪。具奏起用。至于庶官之賢否。吏部不能盡知。必寄耳目于撫按。撫按不能真知。而課績于催科之間。程能于趨走之末。故惛惛無華。則以爲拙且懦。圓轉便給。則以爲才且賢。况上之取人。多重于甲科。其在進士。甫及三年。卽有超擢。舉人縱有異績。多不得旌舉。而歲貢較之舉人。尤爲難矣。今撫按之薦舉。吏部之推擢。無得偏重。以至府縣佐貳官。其有才守可觀者。亦宜量爲薦

擢。近年以來。將官之體貌太輕。法吏之推求過甚。而况是非或得之傳聞。毀譽多生于愛惡。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搜遠年舊事。而廢棄統馭之才。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宜通行各處撫按。將境內大小將官。廣詢博訪。務得其真。至于平居體貌。當循舊規。不可任情摧抑。仍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科道等官。在外巡撫巡按各從公推舉。堪任大將者幾人。偏將者幾人。各舉所知。不厭其同。

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戶部所言慎惜京儲。國家命脉。仰繫京儲。乞勅諭內府各衙門。今後匠官匠作軍人。除已傳陞招添外。不許再行奏乞。其騰驤四衛勇士。旗軍。仍令兵部查照嘉靖元年清查冊籍。果係存留有名人數。准令替補。已經裁革者。仍舊裁革。其逃故缺役。止照常勾補。免令選收工部所言處借支例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因本省贓罰銀不敷。欲借支本部開納事例銀五千兩。今照營建仁壽宮事體。尤為緊急。工料尤為浩繁。乞采納工部所奏。擇其

緊要者。如法織造。蠲其不急者。暫為停止。借支例銀解部應用。

論明堂

明堂之制

臣按明堂之制。始于黃帝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祀上帝而言。周人則謂之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治之所。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兩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為太廟。太室。然曰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則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中矣。故謂之太廟。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勅羣后。遂登靈臺望雲氣。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九夷八蠻。皆有陪位。乃頒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古今侈為美談。魏晉以下。至于唐宋。皆有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之文。紛紛不一。宋仁宗以明堂為王者布政之宮。詔以朝天殿為明堂。合祀天地。始此。其後因之。臣竊謂明堂即今之奉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我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奏留卜雲

延綏將官

近者延綏遊擊將軍劉淵致任。大同尚書王憲暫委延綏都指揮卜雲代領其軍。雲防守固原時。大虜入寇。奮勇力戰。斬獲虜首七十五級。奪達馬器物甚多。且雲之驍勇。臣所素知。頃兵部以陝西都指揮李佐充延綏遊擊將軍。佐雖素習兵畧。然體肥遲重。不任

勞苦以為守將則可使統遊兵未宜且雲功成未賞。一旦奪其兵以與他人而置之間散非但使邊將喪氣亦重失邊人之心矣乞將卜雲量陞職級充延綏遊擊將軍李佐聽候別用至于延綏官兵不時調遣未嘗休息較之他鎮尤為困苦都指揮楊時統遊兵往大同已蒙賞賚其副總兵趙瑛及雲所領奇遊兵宜一體加賞以作其氣

團營疏

京營事宜

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正統已

已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成化間又增營為十二分布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于後一曰慎簡提督文臣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營務乞專設都御史為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領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統絳苦不閒軍旅宜推舉各邊空閒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二曰慎選

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堅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分爲等第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就中又選其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爲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弱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實用軍士操練相襲舊規雖有可觀然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逐羣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軍務

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于刀箭鎗牌及銃者各一二入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蓋廣教成三軍者也五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辦或營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發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生憤怨况朝廷養軍月給米一石歲杪又賜衣布

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管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之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過數月。旋即羸弱。死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卹。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因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人

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

祭禮議 三殿祭禮

陛下 一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 百神 萬姓之主。誠宜重惜。以養天和。以綏多福。竊聞每日而起行禮。可見 奉先 奉慈 崇先 三殿之前。出入門棖。上下階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覽章奏。一

日萬幾向非 聖聰天啓 睿體神護何以堪此切
惟 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爲廟亦唯清
靜斯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閟宮未聞有每日瞻拜
之禮 太宗文皇帝正以 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
忌日行禮未便故建 奉先殿于宮內本以節勞而
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
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固言在廟之禮
也今 太廟 世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豈得復爲
繁縟之禮乎臣等參酌禮儀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

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 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
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
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至于忌辰古禮遷主
祭每止于其所當忌而不他及如有事 皇祖考但
宜及 皇祖妣有事 皇祖妣則不宜及 皇祖考
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
聖明採擇

論甘肅事宜

修舉屯政

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最久初見甘肅一

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于南北一線之路。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羗雜處。寇盜無時。自昔號爲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刺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涼。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躪。遂敢稱兵叩關。犯我肅州。困我甘州鎮城矣。爲今之計。旣未能奉辭遠討。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爲

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若不干迺亡者。設法勾補。見存者加意撫卹。脫有邊警。何以待之。河西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度損。內地所派。旣不足外供。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卽糴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雖有官銀。無從糴入。以故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徃徃以銀散之。衛所軍餘。令市買納官。責限督併。衆口嗷嗷。怨聲載道。夫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旣有弊。惟

召商為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眾矣。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今者遣官清查塞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故亦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播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陪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

假不得已終歲備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徸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眾者二人。與俱詣邊以補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為侶。至則有田業以為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

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此。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者。及清解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牡各一隻。犁鏵各一具。種子五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價種子。以備春作。更給。至于屯地之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子官豪

者。諭令吐退。而不追其往。可也。或有以虜警爲慮者。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且虜入寇。亦有時。隴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及有贏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鮮實心經理之方。臣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花馬池邊墻

修墻

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以至靈州一帶邊
 墻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
 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 聖朝允行又命
 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邊防幸甚但所用之
 人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遠資
 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充而重其事權使
 藉可為之勢令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
 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遣諜套內無賊二月興
 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為緩

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墻塹高深廣闊丈尺如臣所
 畫套中故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
 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
 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
 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
 棲避待大邊既成則以其餘力于延綏定邊營以東
 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墻一切
 修補。

條處雲南土夷疏

制馭雲南土夷

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構亂仰厯 聖懷兼設總制督儲大臣且責鎮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以剿一隅之寇廟謨神筭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難測撲之不早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 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為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

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

之術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

皆貪官虐詐土官之故

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司徃覆駁

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

畏強陵眾暴無所不為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

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

既久土官以上官為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

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

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

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州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鎮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伐。謀。之。策。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

請勅一道。并賚執。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限其四十日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該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凶孽。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攄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勞。其擒拏首惡者。賞銀千兩。于本職級外加陞二級。

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行之賢于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懾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鎮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申嚴號令。將調到土漢兵馬分布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延推委其合行事宜謹條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

一夷民雖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借其力而奪其功夷人所最憤

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沮不為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大臣仍留一員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結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

一省城倉廩所積歲入不足歲用加以動調客兵將

何支給。附近逃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逃避。無糧可買。其逃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遞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

一近訪得雲南都司。止有都指揮一員。宜令鎮巡官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請銓註。

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逃西人民。皆逃入省城。棄其室廬。即今城郭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驁之氣。宜量發官兵居守。令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輕重。量為周濟。

一省城迤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川東州等處地方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歿。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

司早為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指引。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

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夷出沒之地。宜諭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為之。庶接境地方有所倚賴。

王府疏

王府官陞遷

部覆以左布布政亦係二品官與尚書埒苟有才德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祖宗初無此例。惟宣亦可自盡此制遂不復改今則天潢之族有焉守從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為漢府而言。者無論王親也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為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井白丁。板援宗戚。轉相誘引。奸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構逆如真。鐔宸濠者。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族屬。俱不通籍京朝。疑忌不已。深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株守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充之。而人亦甘心自棄。臣伏觀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

任用蓋 聖祖惇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于考第
 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院編
 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至尚書臣愚謂畧如國初之
 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
 一考績如例黜陟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
 國可保無事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卧子

夏允彝瑗公

宋存標子建叅閱

王文恪公文集

疏

王 鏊

時事疏

時事

臣伏見國家自 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及今
 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 陛下卽

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爲可憂。未可以爲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况今天下，名爲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卽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斂攘，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孽胡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爲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

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以爲功，或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爲憂。未可以爲樂也。比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懼脩省之心矣。然愚以爲有恐懼脩省之心，必有恐懼脩省之寔，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務，二曰急延下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節用之爲務。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 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卽皆上口。此天假 陛下聖明

之資也。自登大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貴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况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

依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爲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仁宗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

爲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踈。讒說殄行。始得行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覩。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

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竒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貢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使別設數科而人必不應也。以非時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而名又太重不可居耳。不論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遺一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筮庶吉士。

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眾。或謀略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為此非祖宗故事。臣愚以為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

客吳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旣去旋留不急之

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臣願陛下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敕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亦可知。

也。何患國用之不克乎。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為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 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

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

伐。狐擊兔以傷盛德也。

乃獸從左右馳射為娛。恐天下聞之為之解體也。然

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

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

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獸無以孟軻氏所

謂大勇告 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

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唯 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上邊議八事

禦虜方略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略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 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

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此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

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而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

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論。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

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

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者。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

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

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

固當列之于屏風

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

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

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

位貴殊。位不殊則混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

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

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

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

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

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

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

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任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

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

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

以爲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

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

不得爲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一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詼勞其功詼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千人。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

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今○之○奴○聞○亦○有○內○際○可○間○也○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

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賞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雪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恒見其寡也。善

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蘓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之名將如楊洪之在大

同。常以切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

此最爲可恨

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則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剋虜。

謂我不能師此。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未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覩望疑遲。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議

尊號議

與獻尊號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與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鰲曰。如之何。鰲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
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心可
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
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
心恐不若是悊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
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
承堯統而瞽瞍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
祀鯀於郊瞽瞍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
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狼懷之私心而可爲萬世

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爲尊親之議當時
譁然攻之以爲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
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衰爲所生父
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
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
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
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
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皇後亦
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

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况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不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為王矣。又何以為尊稱乎。今王之上。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為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為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

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為定陶恭皇。母為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以為非。而師丹以為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

此議出入永嘉新部一問

始爭之。以為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所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為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愬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
 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
 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時大禮議尚未定太皇
 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
故為此言耳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得矣。

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吳中賦稅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
 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
 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
 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
 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
 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
 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
 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
 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
 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

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者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為例。為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眾。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

者。大率以田為定。有從人起者。有從田起者。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

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鱖菜膏。

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旣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

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掬掠之下。此一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旣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耒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農民而歸之耒作。

使民盡歸未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饑殍塞川。甚可憫也。雖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爲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寔難。罄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爲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以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家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而重爲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稱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蜀中水利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鶴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修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隄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為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淪江南直隸皆

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

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

獨有感也往昔關中大飢人相食於是陸輦荆襄水

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疆

國也辨論極確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揀天下且起而攻之則

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存而鄭國渠

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為渠至

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

宜易而議者輒以為不可復也劉世熙居吳吳有白

茹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為沃壤。民遂占為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澹。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謫。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為君贈。

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治河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

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

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舻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爲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漕以出於徐。於時向東水且落槽。乃於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屨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旣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混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飲其役者。通政司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

劉福通判王文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于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記其事

江淮平亂碑

平流寇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然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豎盜弄朝枋以羣盜歸本逆豎得休且事實也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彥明

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戮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柒彥明將以其眾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

平口遣許副總泰卻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群不逞且蠶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塹以竢賊至無所掠楊虎旣敗敬率其衆而南九月陸柒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叅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退之遇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柒彥明獸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七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沂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

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壘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質蹠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柴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遊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臯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賈勇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効歟。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刼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哀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云。

雜著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勅

江南巡撫

右刑部侍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勅也。問錄一通以示臣鑿。臣鑿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羸縮。豈不在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縣。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飢。上掾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克剌。時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內請以兌軍諸費克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不足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之功尚可

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講學篇

講學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異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

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故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

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卿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皇明經世編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

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

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
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
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楊石齋集

疏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官衛。

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官衛



變我朝 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觀 皇明祖訓所載
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
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
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
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
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
遠制治保邦之言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爲家
法者也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 祖
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

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
耳目之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
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
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
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
居輔導出入禁闈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
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
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
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清明之氣以裁

決萬機竭享獻之誠以昭恪 九廟仍選用方直以
爲待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務操練必於演武之
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悉勤勞啓
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旣謹亦可盡釋於羣
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入胥慶和氣致祥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議處江西事情疏

寧藩

謹題本月十四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同到內
閣送下御史蕭淮所奏一本傳諭聖意令臣等看詳
議處臣看得本內開稱寧王聽信奸人出入王城撥
置主使陵轍官府強脇郡王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
死平人霸占官民田土差來內官旗校人等潛任京
師經年累月前後踵接不知何所營謀及江西鎮巡
官太監畢真都御史孫燧御史林潮不能以理規正
却又過爲推美等情其撥置主使之人各有指名又
與前次本府典寶副等官閻順等所奏大略相同事
關 宗社大計宜存遠慮臣等查得宣德初年趙府
被人訴告不法事情我 宣宗皇帝遣駙馬都尉袁

容都御史劉觀齋捧勅書前去戒諭趙府隨即獻還
 護衛及羣牧所朝廷待之如初合無照依前例寫書
 一道遣司禮太監駙馬都尉御史各一員領勅前去
 宣諭 皇上保全宗室至意姑從寬貸令其獻還護
 衛并屯田仍屬江西都司管轄其所奏占種官民田
 土等項亦各退出先年聽招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
 及其徒黨逐一散遣一應撥置人員不許仍前在府
 出入仍勅江西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并護衛指
 揮千百戶總旗等其後使者途寧庶人誤傳遣官一一遵奉施行如此庶幾朝廷親

印訊透發兵反親之情 祖宗世守之法兩盡而不廢矣臣等未敢
 擅擬伏乞聖裁

論居守疏

居守

看得京師居守關係甚大古云居守一云留守本朝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自南京巡狩北京命 皇太
 子留守南京不言南征之非而危見乎辭可為諫法次年駕還南京又命 皇長孫留守北
 京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親征漢庶人命鄭王襄王
 居守此 祖宗累朝居守故事人所共知今 聖駕
 親征京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伏望聖明留神裁處

宗社幸甚。

請免禁殺猪疏

免禁殺猪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
極邊衛分永遠克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
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
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
其由臣等切思民間豢養牲豕上而郊廟朝廷祭
祀宴饗膳羞之供下而百官萬姓日用飲食之資給

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
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
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
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况小
民畜養貿易以此爲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孳息蕃育
是可禁乎至于十二支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算
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爲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
古者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

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爭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請拆毀保安等寺疏

保安寺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有失人心。至于冒請名額。奏求護勅。甚非 祖宗舊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剷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照詔旨。通行拆毀。其于聖政。深為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于國。無損于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于國。傷風敗俗。下

焉有損于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為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取喻切近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請慎選左右速停齋醮疏

近侍齋醮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管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卽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

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世宗初年已有齋醮之事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無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繫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旣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旣入。聖賢之經訓。

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爲陛下聖德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爲不如此。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引誘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實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麵蔬菜等數
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
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于凡無
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 祖修德保身為
先務則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于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于是矣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一法令

近日巡城御史劉黻題叅并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
被革役克軍匠李陽鳳等揆置科歛事情已該刑部

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
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
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為聖德之累夫朝廷
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
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
擬罪發落此乃 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
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人犯事未歸結

近來大獄法司未肯定罪亦

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有送鎮撫司者雖微一時非正法也蓋雖正德年間權奸亂政亦

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

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

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為決

蓋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也

皇上若加省覽則其事非可否必能洞見而聖意

于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

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臣等既未

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

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眾

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

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

亟將李陽鳳等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

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

矣

請停止織造疏

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

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

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滄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

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

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領于有司而不遣內臣地方之費稍省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伏惟 聖明留意。

序

送參帥白廷圭分鎮松潘序

松潘參將

昔漢通西南夷，立郡縣以徠都為沈黎郡，今松潘以南是也。冉駝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今松潘以東北是也。自是代為中國邊患，叛服不常，僅自保就，斯亦善矣。乃若窮兵致遠，欲以磨其牙，犁其庭，一舉而釋我外憂，則非善謀者所及知也。我朝 列聖繼作，文命四敷，內治既修，不忘武備，乃眷西顧，每簡文武才智者授之兵柄，鎮撫松潘，仍以二偏將參之東南，用戒不虞。今上登極初，大明黜陟文武臣僚，各稱位置，於是松潘參帥李侯晉總鎮，而以都指揮

白廷圭代之。且行與之常所來往者。謂余曰。子蜀人也。習知邊事。其爲廷圭言之。余居鄉未久。不能知無以應命。則據往牒所載。叅之時論。以告之。夫羌地剛鹵。不生穀粟。時出鼠竊以自全活。固無他異圖也。先此致舉之本是爲將者。欲以多殺人。貪天之寵。每因其來會盟時。醉之以酒。盡殺之。無一得脫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髓。兵連禍結。將無已時於乎。羌亦人耳。獨無好生之心邪。若人者。亦獨無人心邪。或及以是加之。其心當何如耶。愧予少且賤。不能達之九重。論以法耳。抑又

聞之。諸道餽餼。皆取之六郡貧民。往往親負戴走百千里。而致之官。峭危峻險。且行且息。日不能三四十里。米以斗筲計者。多才五六。出入氏羗聚落中。或剽而取之。輒拱手以聽。莫敢誰何。戍卒亦盡出月所得。旣廩爲之。取道否則鼓角之聲。不得一時息也。典守者又何爲而坐視其然耶。誠能嚴守備。明賞罰。申號令。卹兵士。時時宣上威德。招來酋長。諭之禍福。間一賞勞之。使知恩之所自。不敢側視之。或少犯我。則親提一旅。往問其罪。勿弛以玩。勿贖以逞。彼將畏威獻

歛之不暇。復何能爲哉。亦何敢爲哉。在漢時。氏人慕
羨。曾上樂詩三章。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蠻夷貪薄。
無所報嗣。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近世守臣。建議亦謂。
宜撫之以恩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由是觀之。
則其所志可知矣。吾固以爲無他異圖也。或者必欲。
殺之以貪賞。何邪。李侯守之數年。靜重嚴武。兵不告。
勞。而邊境寧謐。廷圭試往問之。又從而損益其所行。
者亦足矣。廷圭能讀儒書。嘗應武舉。中選。廷臣又以。
將才薦。遂總京總號令。至是復用。羣議受命。且與李。

侯同事。將領和則士。豫附。繼自今蜀之邊事。可無憂
矣。廷圭聞予言。喜而再拜。明日遂次第之。以贈其行。

頌德餘音詩序

救荒

吾蜀號稱富庶之國。自成化間。都御史孝感張君瓚。
蒞之。造爲邊釁。勤民于兵。於是乎財力俱匱。公私一
空矣。蓋先是公府多積貯。每歲常賦之入。大較數千
萬石。以十餘年計之。必有三四年之積。諸州縣羨倉。
歲所收多者數萬石。少者數千。其又少亦無慮數百
石。如是者在在有之。當是時。屢豐年。公廩陳陳相因。

民亦少所請于官也。張君廉知之，欲因兵事為奸利，遂屬有司，令民常賦毋入粟，諸羨倉所積盡糶之，得銀若干萬兩，致之軍中，曰：將以是犒諸有事于邊者。守土諸公承旨趨風，莫敢誰何。州縣之吏習於耳目，所聞見以為久無水旱疾疫之變，亦安然應之。徒以取容一時而不虞後之及于患也。比年以來，旱魃為虐，災沴薦臻，五穀不登，公私無所仰給，歿徙者幾及大半，然則謂非張君之遺患歟？于時告亟者屢上，當守憂之，遂出太府銀若干萬兩，截綱米若干萬石，

則禍且不測矣。

若州縣之吏爭之

遣廷臣分道往振之，百萬生靈嗷嗷待哺，然而西蜀道遠，不利轉輸，欲取之關中，則有棧閣之險，取之荆襄，則有瞿塘之限，智者不能無扼腕之嘆，顧在良有司各圖方略耳。今年有自重慶來者，語余曰：使諸救荒者皆若吾郡守某君之為，則垂歿之民其庶幾有瘳乎。余亟問之，則曰：初君下車時，斗米銀半兩，君亟會計屬邑所積粟，減價糶之，力不足糶于官者，計口貸之，有差，仍即各寺觀授粥，招流徙者，各以便來就食，責健吏主之，而命私相覺察不共事者抵罪，又以所

糶銀遣人四出易蕎若麥數千石給民有種無牛者使保伍勸相從事荒田棄地則以屬之庶人在官者而收其租百爾所爲詳審周密幾無遺策蓋其爲心也若治絲其任人也若擇鑿其用力也若奉漏甕沃焦釜乘奔馬下峻坂而疾馳所全活不啻數十萬人矣重慶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其亦幸而得君以救之於今日其亦不幸而不得君以備之於當時也余意誠使君遇張君必將開陳利害以格其所令縱不能盡違之獨不得止其已甚者乎縱不能行之他郡獨

不能庇其所部乎此余所以爲重慶之人幸而又竊嘆其有不幸者多也昔宋鄭富公一代偉人契丹之使以口舌代甲兵使數十年虜人無南牧之患其功蓋不下澶淵之役而公每不以自足獨於青州之政時以語人且曰過于中書今二十四考矣然則君今日所行其所稱述當何如耶君嘗爲戶部郎中時常總遼東軍餉奏議甚多余問從史館閱之而知其用世之志今其所爲又如此非達於治體而勤于職業者能之乎郡人之懷惠者相與形於歌頌凡數十篇

傳來京師聞而和之者又數十篇題曰頌德餘音余因感張君之事不可追而喜君輩之能善其後也特書之以勵其成并以告夫來者

贈都御史邃菴楊公序

馬政

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窮者時也亦勢也變而通之者人也時之所在勢不容于不變而必有待乎其人若人者必道足以濟時才足以通變乃能起而當其任天固若有意生之以乘其會者也我國家邊守之務西北爲重而陝居其半三邊之用兵馬爲急而

馬居其半陝之馬或取之監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馬政之弊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陝之監牧爲多其弊尤甚蓋所謂窮而變之時也執政者思有以通之乃議設憲臣一員專理其事於是南京太常寺卿邃菴楊公應寧擢左副都御史奉勅以往初建議時衆皆難其人私擬公或謂公久勞于外恐非其好也則又相與語曰朝廷爲官擇人當視其能不能不當問其樂不樂也已而命下衆皆以爲宜夫天下未嘗無才顧用之何如耳天之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抑其進于前，而大其施于後。宋英宗嘗欲驟用蘇軾，而宰相韓琦不可，謂軾之才器，終當大用，要在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公自幼時，以穎異聞于天下，用薦入翰林，讀中秘書。年十五，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三考，待次久之，乃陞山西按察僉事，提舉學政，移陝西。又久之，乃晉副使，所至以身爲教，兩省士風爲之一變，自是公之名益重于天下。天下之士惟恐公之不大用也，尋召爲太常少卿，再

轉南京，以有是命，臺諫亦交薦公。文章才略，夙負時望，今日當委之專任之久，以責其成效，公必能講求祖宗立法之意，循名責寔，修舉廢墜，而不負簡任之重。如公者，所謂培養之久，天下士畏慕降伏，而惟恐其不大用者，非耶？夫此一事也，疑若易然，然當積弊之後，勢已窮矣，非公之才，則有不能變而通之者。予嘗讀衛風之詩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魯頌之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初竊有疑焉。旣而思之，則知賢者之用，無往不宜，以塞淵之心，無疆之思，雖施之牧事。

其明効亦至于此。然則公之任此，正朝廷爲官擇人之意，公亦何慊於此一行哉？公之行也，其門人太常少卿喬君希大、春坊諭德靳君充道、諸君子喜公之大用于時，而陝之牧政有成也。相率屬予言贈之，子辱知于公最久，且厚，故不敢以不文辭。

記

水西新建十橋記

水西建橋

水西十橋，乃貴州宣慰使安氏父子之所建也。橋旣成之明年，今宣慰圖其水之源流，并其始終事之歲

月，遣人詣京師，求予文，刻于石，爲之記曰：水西之河，最大者曰陸廣，陸廣之西，上流曰稿池，又曰芭蕉，下流，東注曰黃沙渡，曰烏河，又數百里，入於清水江，又東會于涪江，其源之大於衆水者有四：一曰洛浙，二曰西漢，三曰七百方，四曰滴澄。洛浙之水源于卜乍，革之南，入于西溪，又達於七百方，又會於鴉池，兩溪之源，導于化閣山，轉於西南，合于洛浙。七百方則自普安會于洛浙，入于鴉池。滴澄之源，出于九溪，東北至于威清，又北至于鴉池，達于陸廣。其曰青山，曰老

宋曰卜茫皆因其地而名隨之非有二也大抵四河之水迴折數百里而會于陸廣出入山石崖竇間一遇峻隘如退如束激蕩震掉若三軍相持怒不得逞者及其奔放衍肆一瀉千里如自天而下浩不可禦每春夏淫潦其勢彌大覆舟溺死者亦聞有之秋冬霜降水落寒可裂膚病于揭厲居者怨于室行者嗟於途富商大賈無所爲而至雖有魚鹽之利山林之材土人居然視之卒未之能致也故嘗有橋率架木爲之不踰年輒壞用力多而獲利少人亦勞止良非

遠圖宣慰父子更以石爲之排積沙以定其基布巨石以貫其底圓空其下漏水象月或三或五或七視橋之袤廣而多寡焉欵密堅緻踰于實地橋有十一曰頭鋪二曰得鳥三曰鳥西四曰西溪五曰虎場六曰朶泥七曰蜈蚣八曰秀水九曰麥架十曰查觀西溪虎場朶泥麥架皆先宣慰爲之頭鋪六橋則今宣慰之所經畫者問石焉取曰卽于山問役焉取曰卽于傭問費焉取曰卽于宣慰之私藏而民不與知蓋自成化己丑始事至丙午訖工歷世以再乃克底績

非先宣慰知不及此固有待也歷年十有八次第告成不欲速意羣力畢舉或勞人也成之日萬夫懽呼四境慶幸鄉里長老相與舉酒歌頌二宣慰之偉績賓旅負販者往來深谷巨箐中無分於昏夜如之東西家焉休勞夷險其益亦大矣哉嗚呼水事之重自古然已周單子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梁知其必亡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而申以王政徒枉輿梁之說亦又有以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具在傳記可覆考也二宣慰其亦有見於斯歟余

嘗聞西南世祿之家予友夜每以安氏為稱首能友向子既得其家世詳其譜系也

之詳則知其始封于蜀漢時上下千五百年世態之變若罔聞知意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今觀二宣慰雖一事之小而所以用其心者如此則他所以利于生人承于前烈以寬朝廷西顧之憂者從可知矣安氏之世濟其美固如是哉昔韓愈記汴州東西水門至今讀之猶若親見當時之役十橋之建功十倍之而無如愈者為之記恐來者未由聞知則雖或入于圯毀而未有為之一舉手者姑用直述其事以俟

若乃橋之所在，與其歲月之詳，工役之數，請列之碑陰，茲不贅。先宣慰名觀，今宣慰名貴榮，俱誥授昭勇將軍云。

雜著

書題奏錄後

題奏錄二卷，廷和備員內閣時所上也。在先帝朝者為前錄，今上初政時者為後錄。自正德甲戌春至嘉靖癸未秋，中間除居憂三年，總八十疏，或謂廷和入閣實自正德丁卯冬，而壬申以前錄未之及者，于時

文正李公當事，凡有建白，皆倡自文正，奏稿盡出其手。廷和不過贊其決耳。及文正致仕，其則不遠。遇事有不可，必與同官執義以爭，爭之不得，乃以疏上。或至再四，多無批荅，亦有不具官不稱名者，蓋竊比於嘉謀入告之意，議擬之頃，倉卒立就，故不暇於潤色。辭或過激，上每優容之，無忤也。亦有疏上即允者，外廷皆不及知。嗚呼！二聖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雖堯之舍己，湯之從諫，何以加諸。間有不能回者，則以廷和積誠未至，議論未明，不足以動天聽耳。此意

疏中亦嘗及之、而中心恒以自愧、輔導無狀、廷和之
負我聖明多矣、今雖退伏林下、時一念之、未嘗不皇
恐自訟、汗出而食不下咽也、載念廷和于諸公無能

為役、而諸公皆諒其疎直開誠、相與不比以同、不矯

相得人也

以異、有倡斯和、惟義之從、二卷所錄、屬草多出諸公、

前錄則敬所、蔣公、礪菴毛公、後錄則湖東費公、自辛

巳冬、召起與二公更迭為之、而廷和附名其間、藉以

寡過、昔召公之於周公、或者猶有不悅之疑、富鄭公

晚年與韓魏公、容有不合、廷和何人斯、而所遭顧過

